

唐文粹

第二
函
八
冊

唐文粹卷第七十二

吳興姚 鉉纂

記乙 總一十一首

府署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興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御史中丞壁記

東都留臺石柱記 趙睦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監祭使壁記 柳宗元

祕書郎壁記 權德輿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劉禹錫

問國庠記

舒元興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无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剋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素不賞削素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鑄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鴻

壽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爲權衡論思變成機務道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誠無罪記云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興

王者執生殺之柄造天下使百度順而已矣其或不順與順而不得其度者皆屬於御史府府之動靜爲朝廷紀綱之職與百司絕類蓋百司坐其署但專局而已矣入於朝與啓事於丞相府亦不出乎其位是以朝罷而各復其司以無事於朝堂與中書也若御史臺每朝會其長總領屬官謁於天子道路誰何之聲達于禁扉至含元殿西廡使朱衣從官傳呼促百官就班遲曉文武臣僚列於兩觀之下使監察御史二人立於東西朝堂輒道以監之雜人報點監者押百官由通乾觀象入宣政門及班于殿庭則左右巡

使二人分押於鍾鼓樓下若兩班就食於廊下則又分殿中侍御史一人爲之使以莅之內謁者承旨喚仗入東西閣門峨冠曳組者皆趨而進分監察御史二人立於紫宸屏下以監其出入爐煙起天子負斧扆聽政自螭首龍池南屬於文武班則侍御史一人盡得專彈舉不如法者由是吾府之屬入殿內其職益繁其風益峻故大臣由公相已下皆屏氣竊息注萬目於吾曹吾曹坐南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內朝則約繩千官之失百司有滯疑之事皆就我而質故乘輿所在下馬成府釐朝廷之綱目與坐臺之判決者相半是以御史府故事於中書之南常有理所先時惟中丞得專寓於尙舍一院若雜事與左右巡使則寓於西省小胥之廡下遇大朝會時吾屬皆來則坐憩於雜事巡使之地旣寓於小胥則我賓客也每亡事而去則主人必坐而入誼譁狼籍其態萬變向之霜稜盡爲涕洟矣豈吾君以天下綱紀屬之於我之意邪上元二年侍御史劉孺之作直廳記初拜儀云謝宰相訖向南直省院

候端長又入中書儀云到直省院入門揖端公訖各就房嗚呼以御史之重以前時作者之記恬然以直省院爲記君子未嘗有非之者有羊之神何其翳而不光邪聖唐大和三年己酉歲天子擢尙書吏部郎中河南宇文公爲御史中丞詔下之日不仁者相弔御史府新例知雜事一人中丞得以選於廷臣河南公旣拜之上言請尙書司勳郎中琅琊王君以自輔識者曰河南琅琊同心異質之人也心苟同雖堅金可斷於御史乎何有他日雜事果以寓直省院爲歎迺議於中丞深樂之昂持啓於中丞曰此前日之闕也中丞能爲之豈直柏署之光乎實羽儀吾府之多也皆佐其意事得聞於上上曰良有是乎俞其請如響卽詔度支出錢百萬以資焉乃於政事堂直阡之南選地以作之中書之南實天下會計之地不容咫尺之隙非雄重清切之司於此豈容足乎我是以得制焉舊中丞院在西與西院相絕遂以其地易大京兆院合爲三院東西四十六步南北四十步由東爲首其一爲中丞其二爲

雜事其三爲左右巡使若中丞升爲大夫改官不改院若三院必
朝集臺院附於雜事殿察附於巡使其名總號爲御史臺中書南
院院門北闕以取其嚮朝廷也其制自中書南廊加南北爲軒入
院門分東西廂爲拜揖折旋之地內外皆有廡蟠迴詰曲囑之盈
盈然梁棟甚宏柱石甚偉椽欂栌棨戟而不華門牕戶牖華而不
侈名木修篁奇葩秀實若升綠雲若編青簫以至于几案筆硯簾
幌茵榻果籩茗器皆新作也從官胥士役夫走馬勾稽案牘飲食
休息之地皆得其所若百官之請事羣吏之參謁入吾門將抵伺
於屏者見吾軒堂堦闔之嚴固不俟戒而自肅爲此者何尊天子
也吾府爲天子耳目宸居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峻正而天子
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姦臣賊子盡滅矣可以
自朝廷至于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吾之作豈是志小者近者
之心邪謹按高宗天皇帝作大明宮將二百年矣當時有司經
度曾不是思將以待我而作我之所以作蓋前補二百年之遺事

後貽千萬年之不朽搢紳觀者命爲御史北臺聞者謂之知言君子曰移中丞雜事今之心於大柄天下豈有遺事哉某備千僚屬得聞君子之論且承公命其記於是乎書乃題中丞雜事泊三院主簿官封名氏於其後以爲一時之盛事大和四年歲次庚戌八月十六日丁巳記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官糾其邪職在邦憲由京師而端下國王化所繫不惟威行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舉直措枉果而不抗則公卿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于朝瞻我衣冠不仁者遠苟異於是爲君子羞政之雄雌與德輕重故名公在位天下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爲三公職副丞相丞相闕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名舊號史足徵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尙之賢內周漢不賓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

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
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
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稜徼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
臺或分爲左右肅政罷置不恆從其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
元元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任難其人多舉勳德至宰輔
者四人宰輔兼者一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
者二人尊號加孝德之明年樂成公自尙書左丞兼文部遷崇德
也昭融禮經嗣續文雅張仲孝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倫
動靜可以訓齊天下喬岳鎮定嘉量平均心爲百行之宗體備四
時之氣雅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樂成有焉至若教行於無
訟之前慮辨於未萌之始未萌而慮則求煩不獲無訟而教則何
用不臧寬細瑕爲大體復故事爲新政小人畏法君子夷心無隱
情於國家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廳壁列先政之
名記而不敘公以爲艱難之選將俟後人謂華嘗備屬僚或知故

實授簡之恩至屬辭之藝寡無以允副非常之待所報者直質而少文天寶十四載六月十五日記

御史中丞壁記

皇帝受天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而無事三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爲成歲資于降霜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尤覈名實王猷其遠乎夫察風俗平冤滯蹈邪佞延俊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御史亞長曰中丞貳大夫以領其屬士丐爲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參維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殄凶人之豪挾君子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束行止與大臣絕位指顧則周行振聳政體宜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可犯也屬時清無獄朝尙寬政行葦忠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乎頌聲漢文好黃老而公卿恥言人過舉盛德則儀形著矣焉用察察缺缺以恟生人哉欲

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
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間又新其化以尚書左丞張公
爲大夫太府少卿庾公爲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睦中丞
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耆儒碩老
罕云遇此盛矣公中和備體沈潛經德易直且武溫文而清遵王
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餘事也古之制記者先諸
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省復之代名號冠綬之差祿秩位員
之數辭尚體要況皆知之今不書省文也華昧學淺藝承命維谷
羣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史也勉以酬德天寶十四載九月十日
記

東都留臺石柱記

趙睦

天垂象聖人則之故星有執法職有持憲皆鐵冠繡衣直指不阿
俾在位者肅如也日者天子在鎬庶官分守於是乎有留臺所以
上至中司鶚峙都邑夫洛陽有明堂辟雍太倉武庫郊廟百祀邦

畿百役有不如法得舉劾之至若密網峻威微文深詆眾所嚴憚
愈於京師蓋山臨之者專也奉之者一也專則權有獨斷一則政
無多門前達以之立名於此暨皇運中興與人休息雖風移代變
煩簡則殊而舉直措枉典刑猶在殿中侍御史河東薛公朝之望
也復修舊職凜然生風秦官漢儀斯不替矣乃篆石題記使人不
遺聊紀於近庶昭厥德始自乾元歲掌留務者次而書之以垂于
後大曆八年月日記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漢朝尚書郎辨章制度主文書起草之任東漢方冠以名曹用諸
曹功超卓者轉遷選部魏晉已還其任浸劇國家紀律昭明官循
其方凡薦紳之倫未命爲大夫者滿歲皆調於轍下啓事賦祿必
先有司初上元中天官趙郡李敬玄號爲稱職以覆視官簿差次
裁成端本肇末得不重煩乃請外郎一人顓南曹之任其後或詔
同曹郎分主之或詔他曹郎權居之皆難其才而慎其舉也大抵

膺是命者必屬耳目焉以其公是能否之間不可遏也以事之委
會吏之奇衰因緣詭故中若市道居之者通則闢略守或刻深苟
成績於是則翰飛不暇登二掖贊六職得之夷易疾若傳置太原
王仲舒字弘中溫毅廉直清方敦實風槩姿材邁乎羣倫貞元十
年冬繇諸侯部從事賢良對策歷左右諫列儀曹考功郎十八年
實受斯命類能故也於是用堅明忠恕循理官業程品具舉尤違
自絕然後以之質於冢宰小宰罷遣者不讎受祿者不誣恢恢然
投其虛而銛刃不頓君子以弘中之道爲折中矣昔春秋書士穀
曰堪其事也魯語曰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今因官署而舉事任
春秋邱明之志也至若龍朔咸亨改復之說此皆不書

監祭使壁記

柳宗元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
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
祠若干咸以御史監祠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

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
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
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大地者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
敬事於宗廟者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
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
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目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
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
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合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
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廚鍾鼓笙竽琴瑟戛擊之樂簠簋
綴兆之數必具于庭內樽彝洗俎豆醯醢之器必絜于壇堂之
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實設
簠朴于堂下以修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于几上以嚴
天憲而眾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
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

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闕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爲記求簿書得爲是職者若干爲書記

祕書郎壁記

權德輿

按六典祕書郎四人從六品上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丁爲之目昔漢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庫內謂之中祕書魏晉之際祕書與中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之上丞郎之任與南宮相亞歷代辨論與時輕重國初思漢廷延閣之制薄江左貴游之選始以岑江陵虞永興褚河南迭爲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然則先王之法志官師之訓典九流百氏如貫珠然學與仕皆優而還相爲用者其在茲乎今年春滎陽鄭君具瞻自涇陽尉承詔授任

鄭君質重而有敏行坦夷而含明識且今中書相君之令弟也方以結綬滿歲調於選部言吏資者積三遷而後至今超居之有以見擇賢審官與怡怡綽綽之道爲盡美矣在晉鄭默領中外三閣始刪煩文而朱紫不雜元初君之王考潁川府君叔祖刑部府君皆繇禮官博士繼登其任諸父諸兄或解巾以司讎校或決科而登館殿含章筮仕多在斯猶桓公武公之代爲卿士蓋善於其職而宜之義也謂鄙人嘗學舊史能知書府官業之所繇是俾編次郎位彰施屋壁時貞元庚辰歲秋七月記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爲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

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員位彌簡其官尤難非有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爲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爲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榎楚之政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賀祕書由是爲博士爲散騎由是爲左拾遺舊制與拾遺爲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旣成經籍少聞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爲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爲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聞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爲異余與立同祖爲興武公同升於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